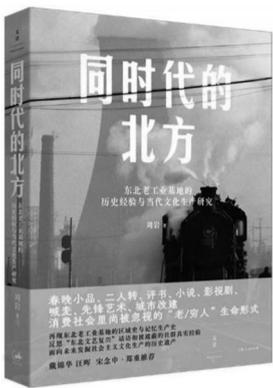


另眼看东北



《同时代的北方》
刘岩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24年4月

“火车与铁轨保持黑色的距离/从北方的冰窟开往南方的工厂/咣当声里,我听见体内的骨头/铁锈一样生长……”这是广东诗人许立志创作的《开往南方的火车》。

刘岩在新作《同时代的北方》里引用了该诗,并且强调了这首诗书写“南方”的异乡人视点。当我读完《同时代的北方》,我认为,这种“异乡人”视点在刘岩身上也是有所存在的。作为沈阳籍的作家,刘岩没有沉浸在东

东北故土的感情里,而是穿梭于时间与空间,以文化研究的客观观察者的立场,处理好“我城”与“他城”的关系。

这部作品的起笔,要讲东北,刘岩先从北京讲起。因为,在刘岩看来,“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东北不是自成一体的地理单位”。他需要勾勒华北北部——尤其是北京,和东北边疆互为内在构成的区域的有机性,这样一来,才更容易理解东北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另类现代化实践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刘岩描述许立志的“南方”,基于同样的道理。因为,刘岩需要为“北方”寻找一个对应。诗歌意指的“南方”同样不只是地理单位,而是“现代化”的前沿空间。在引用许立志的诗句后,刘岩提问:“北方工厂安在?”刘岩用东北作家双雪涛在小说《北方化为乌有》里的表达,说“北方”(东北)是具有家乡意味的工厂的同义词。

所以,阅读东北,理解东北,要首先从“东北”跳出来,要在“北方”与“南方”的对比之中,要在更广阔的全国的空间位置上,甚至要有一种国际化的视野。《同时代的北方》里,出现了一些外国社会学名家,比如E.P. 汤普森、齐格蒙特·鲍曼等人的著作的引述,这并非作

者在掉书袋,而是刘岩清楚地知道,东北的问题是一个国际化问题的组成部分。所谓“锈带”,那些曾经辉煌后陷入衰退的老工业区,在全世界都存在。

刘岩说,开原老城是一座“现代”纪念碑。老城的“锈带”特征看起来十分契合关于东北的各种主流“兴—衰”叙事,但是,开原的衰落实际上在百年前就开始了。

阅读《同时代的北方》,我们要注意到,作品在空间意义上的开阔,作品在时间意义上也是延展的,作品精炼地梳理了近代东北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它成为新中国文化工业基地的过程。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完成了从典型的莽野乡村向现代工业基地的转化,而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以沈阳为代表的东北城市又完成了从人到建筑、景观和城市记忆的去工业化的过程,它促使我们思考工业时代的“城市”是按照怎样的肌理想象和建构出来的,它怎样浸透着几代建设者的生活经验和血脉传承,又能够为现代中国城市在未来发展、城市样态、精神气质、心理期待上,提供什么样的借鉴呢?

刘岩不是城市规划师,也不是历史学家,

□林颐

作为文学与文化研究工作者,他理所当然把重心放在了文化观察。田连元的评书、赵本山的春晚小品、东北网络主播MC天佑的喊麦、电影《钢的琴》、“80后”沈阳小说家的悬疑叙事、非虚构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里的阶层跃迁……刘岩挖掘这些作品的内在要旨,力图呈现东北新一代的成长经验、被掩埋的对话主体及潜藏的历史书写可能。

刘岩1986年出生在沈阳,他与以双雪涛、班宇为代表的这一代东北“80后”作家心有戚戚,刘岩在谈及双雪涛时,“沈阳工人工子弟”这个定语或许是无意识的落笔,但这也是这代东北人共同的身份标签,深刻地烙印在他们的记忆深处,反映在他们的创作过程里。

由于近三十年来“现代性”的急剧扩张,中国人的生活发生着过于迅速的变化。这批“80后”东北作家的自觉意识相当鲜明,东北的境况推动着他们重构自身的写作资源。在刘岩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共同的呼吸,也可以读到“同时代”的我们重建“我”和我生息的城市秘密关系的努力。无论“南方”“北方”,都在时间的流逝中经历着各种阵痛或潜变,我们都处于“同时代的北方”,我们都

破解明清江南商业繁荣的密码



《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范金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3月

苏湖熟,天下足。历史上的江南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然而,在以“江南历史研究为志业”的史学家范金民看来,这句谚语并不能真切地反映明清江南商业繁荣的内在成因,因为“到了明清时期,江南在人均田地日益下降,边际报酬日益递减的情形下,仍是全国最为重要的经济区,直到太平天国战争,江南始终走在全国经济的前列”。

本书中,范金民紧扣“明清江南商业为什

么能行”的疑问,搜集了档案、文集笔记、地方志书、碑刻谱牒、专业类要中的大量一手史料,从江南商品的生产、流通、市场、商人商帮及其组织,以及商业兴盛与江南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出发,对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进行全方位且系统性的研究,呈现了明清江南商业繁荣的景象,揭示了商业兴盛的密码。书中所列观点切中肯綮,令人信服。

历史上的江南粮食生产曾经占据重要地位,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减少。但这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言,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成为经济作物种植走强和手工业快速发展的动因呢?

范金民并不这么认为,他以江南邻近安徽徽州,江西南昌、南康、建昌、抚州、吉安、袁州等地予以反证。相较于江南,这些地方人均耕地面积更少,但都未见经济作物种植的繁盛,也“未见有农家商品生产的盛况”。而无论从人均耕地面积、税收还是粮食贸易出入量看,明清江南粮食在全国地位正在下降,包括粮食在内的商品流通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江南有着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比如水上交通。江南水网密布,除了著名的大运河,还有长江、淮河等水系,后期海运更是发

展迅速。

在近代经济学家看来,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范金民调查发现,“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的特点,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商品化和城镇化。商品化必须带来城镇化,而城镇化推动促进着商品化。乡镇手工业的持续发展导致了江南商业的繁荣,而商业的繁荣又不断地推进着江南城镇化的步伐”。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各色市场如雨后春笋般迅速诞生。明清江南既有全国中心市场、区域中心市场、地方专业市场,还有遍布江南农村的乡村小市场,以及各地名目繁多的庙会和集市。除了商品市场,还有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

“江南市场既自成体系,又成为全国各区域城市中的一个重要市场”。各色市场相互渗透,相互补益。中小市场像一根根毛细血管,深入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中小市场的商品如涓涓细流,汇聚到更大市场。而大型市场则扮演了国内区域流通乃至海外交易的龙头角色,商品几乎辐射全国,还有东南亚,甚至因为丝绸贸易,对南美白银流动产生重要影响。

在商业走强的作用下,社会分工愈加细密。这种分工不仅体现在专业性上,还表现在商品流通环节的细化上,比如运输线路、工具,

□禾刀

以及储存场所。还如,“各行各业中都活跃着介绍业务、代为交易、联系组织生产甚至代交税款的经济牙人势力,商业服务者有着配套设施”。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长期以来,中国文人对物质持排斥与鄙弃之态,但在商品经济时代,物质的交换才能产生利润,需求则制造市场。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至多只是明清江南商业发展的硬件之一,真正能够促进江南地区对商品发展的热情,还在于物质生活的改善给他们带来的获得感。

学者巫仁恕在《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版)一书中,曾聚焦明清江南妇女:这些妇女在衣着、饮食、出行等方面极力模仿“官太太”。虽官府多次针对性颁发禁令,试图扭转“世风日下”现状,但收效甚微。巫仁恕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即衣着更为开放的月风场所女性居然渐渐成为社会女性模仿的对象,虽然许多时候她们为社会女性所不齿。江南妇女率先开化,对物质的迷恋,只是江南民众消费观念变迁的一角。

当然,明清江南商业繁荣的内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和博弈的结果,这其实也是近代市场经济的雏形。

千磨万击还坚“韧”



《如风似壁》
张欣
花城出版社
2024年3月

著名作家张欣以创作都市小说驰名,被誉为“当代都市小说之独流”。近日,张欣最新长篇小说《如风似壁》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张欣的首部民国题材小说,也是她睽违5年的突破之作。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教授称赞:“张欣的文学创作岁月长达40多年,她本来可以驾轻就熟地沿着原有风格写下去,可是她就这么重重一跃,踩到艺术的悬崖险峰,眺望那无限的新异风光。”

明媚的满洲窗花式镂空书腰,广绣纹样旗

袍领口处,现一切花小鸟,复古花纹周边,散发着浓郁的民国气息,尽显文化岭南的无边风月。不得不说,一本经过精心装帧设计的新书是会迅速俘获读者的芳心的。《如风似壁》入口即化,却意蕴悠长。张欣以老辣的文笔,细密铺排,以小见大讲述了女性应该如何面对命运的挑战,如何坚守内心的信仰与追求。从小人物的故事中,读者看到了世相百态,读出了人性温暖,悟透了豪迈大气。这是一部颜值与才情齐飞的小说佳作。

张欣的确是编故事的高手。小说故事情节围绕着苏步溪、心娇和阿麦三个不同阶层女子的命运沉浮所展开。三组故事交织而成,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乱世中的南国女子,在世事变幻、人生无常的夹缝中坚韧求生,并努力寻求改变自身命运的契机。她们都在广州生活,虽然身处不同时空,却共同拥有广州女子始终如一的韧劲与豪情。“说到人物的精神内核,如果北京大姐是飒,上海小姐是嗲,那么广州女人就是韧,坚韧的韧。”显然,《如风似壁》不仅是一部展现广州世情风俗的小说,更是一曲赞美女性坚韧与勇敢的赞歌。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人,人的情感,人性的复杂与幽微才是一部文艺作品的骨架。在我看来写作的精髓无外乎以小见大,以渺小的

个体显现伟大的精神。”在人如蝼蚁、命如草芥的年代,无论是身处五光十色的上流社会,还是徘徊在卑微如土的社会底层,小说3名女主的婚姻、爱情、亲情,都被迫沦为交易、谋生的筹码。苏步溪面对的病症与婚姻,心娇沦为洗衣妇,阿麦被人欺骗又抛弃。历经覆巢之下无完卵的绝望处境,她们依然靠坚韧心性挺过难关,书写自己的人生,释放出一种强大的力量。这是一种向阳而生的力量,也是一种不愿向千疮百孔的生活低头的力量,更是一种不甘于性别歧视的力量。小说中男性角色的安排和社会环境的描写对故事推动起到了烘托托月的作用。鹏仔,这个人物的设计就显得十分巧妙。他因情而变、因欲而贪、因蛮而恶,作者没有正面渲染,而是以他自己的命运遭际牵连起三个女性,穿针引线,予以侧面呈现,串联起整个故事。当然,鹏仔并不是一个“工具人”,他的性格是立体的,形象是丰满的,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中你是能捕捉到人物的命运走向与性格内因所致的。

小说于大格局上挥洒丹青,于细微情怀处留白写意,在淡定从容中工笔描摹人心,从情节到人物,流畅饱满,不矫揉造作,不特意煽情。你看:“喜儒堂院子里的榕树一动不动,步溪站在树下双手叉腰仰望大树,原来一棵树独

□胡胜盼

自生长也可以遮天蔽日,阳光投射进来也只能在地上形成类似梅花一般的斑点。”你听:“时局就像停靠在江边的划船,时不时地就会动荡起来。”你想:“江湖相忘,人生实苦。所有的美好都在故事里,每个人的辛酸都是静水深流。”“女人的历练,是经得住磨砺得来的。”遣词造句如文火慢煮,恰到好处;行文演绎如润物无声,淡雅干净。书中时不时逗漏的诗情雅意,氤氲缠绕,美不胜收。

小说故事中有风土人情,岭南地域的风景与民俗凝聚成一种独特的美学,绘就一幅岭南广府胜景图。一个“吃”字,贯穿了整部小说。书中对美食与烹饪的描绘极尽细致与丝滑。从九如海鲜舫的华美宴席,到私房家宴的精致小菜,再到战乱中黑市里的杂鱼烧烤;它是茶舍里甜糯的红豆酥饼,也是千帆过后故人做的一碗沙河粉……广州风物和吃食,人间烟火,活色生香,并非强行植入,绝无刻意脱离,一切尽在情节铺陈和人物的命运辗转里。

《如风似壁》,张欣巧借吴太太太极拳第九式“如封似闭”的谐音为小说命名,如风中玉佩,有风之凌厉,又有玉之圆润,反映广州人的低调、隐忍、力道而不喜欢张扬的个性,抒写表达对广州和广州女人的认知、理解与写照,通透、传神、精练,水到渠成,摇曳生姿。